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文子

疏義

新編諸子集成

文子疏義

王利器撰

中華書局

## 文子疏義序

通玄真經默希子注，即唐人徐靈府之文子注也。先是，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天寶元年（七四二）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祔玄元廟。丙申，詔：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一）。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二）。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三）。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四月，詔崇文習道德經。九月，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廟，天下准此。二年（七四三）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四）。又案：代宗大曆（七六六——七七九）時，啖助門人洋州刺史趙匡上選舉議，其舉人條例有云：「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玄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並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五）。」趙匡傳附見新唐書卷二百儒林啖助傳，其所上舉人條例，殆未見施行，然亦足覘爾時對文子之重視矣。默希子注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寫成的。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默希子自序曰：「默希以元和四載（八〇九）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爲注釋。」則其書當在元和四載以後之八年中寫成，此其成書年時之可考見者〔六〕。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今本文子即北魏李暹注本。洪邁容齋續筆十六：「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案：徐鍇說文繫傳數引李暹注，夷考其實，則與默希子注各不相謀，王氏之言，未遽可信。又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張茂先鷦鷯賦、何敬祖遊仙詩、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又奏彈曹景宗、沈休文恩倖傳論、陸士衡辯亡論諸文注，俱引文子張湛注，又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及太平御覽三六〇所引之注，予亦疑是張湛注。此一鱗半爪之舊注，固足珍貴，然較之呂氏春秋之高誘注、淮南子之許慎高誘二家注、莊子之郭象注及成玄英疏、列子之張湛注，其與文子有關者，元元本本，類聚而附益之，不尤爲殫見洽聞乎？因是，今茲所爲疏義，不但於呂氏、淮南、莊子、列子諸書之與文子有關者，囊括無遺，而舉以注文子，且進而援引呂氏、淮南、莊子、列子諸書之注以疏文子，良以許慎、高誘、郭象、張湛、成玄英諸家之注，又不翅間接爲文子而作之注也。

默希子注，今所見有鐵華館景刻宋本及涵芬樓景印宋本〔七〕，此二本出入頗大，涵芬樓景印本且有不少據道藏配鈔葉子，其間錯簡誤字之多，殊令人不堪卒讀，實爲天水劣品，使何義門見之，又將詆爲惡本矣。今若以二本之任何一本作底本，即理其放紛，亦將有不勝其治絲而棼之感矣。予非佞宋者流，乃擇善而從，以道藏「璧」字一號至十二號之通玄真經默希子注爲底本，進行整理，此不僅以其爲今日所見

之文子注本莫之或先，即就其避宋諱言之（八），則所據亦宋本也。涵芬樓景印本，張元濟刺舉其失誤不少貸；鐵華館景刻本，蔣鳳藻自詡爲審定善本，曾不察其譌舛，俾謬種得以流傳，其貽誤天下後世爲不小矣。今取涵芬樓景印本與鐵華館景刻本相照，不盡從同，却與道藏本相合，則鐵華館本與涵芬樓本非出一本可知。而此二本又與道藏所據之宋本異同亦大，則在宋時所刻之文子，當不限於一時一地也。寒齋插架，曾有宋人趙必豫覆瓿集，其卷十二有文子序一篇（九），蓋亦爲爾時梓行之本而作也。然則就今日知見之文子而言，在宋時至少有四種刻本，亦云盛矣。

馬驢繹史八三曰：「文子，道德之疏義，語必稱老子，尊所聞以立言也。」予今將進一解曰：淮南，文子之疏義。且即以「疏義」爲新書之名焉（一〇）。今即就淮南之櫟括、衍繹文子爲言者，句梳字櫛而比義之。在昔，韓非之於老子，有解老、喻老之作；若淮南之於文子（含老子），蓋亦解老、喻老之支與流裔也。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之竹簡文子，經整理者多年之精心拼裝，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之於世（一一），讀其已綴輯之殘篇如道原篇，以及其餘可識別之奇零字句，初無有「老子」字樣之出現。考唐貞觀年間，由祕書監鉅鹿男魏徵等奉敕撰之羣書治要五十卷，其卷二十五登載文子四十五條，今所見日本古鈔本及日本天明五年（一七八五，當清乾隆五十年）尾張國刻本，其引文自章頭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樣（一二）。迨至唐玄宗時，今所見敦煌卷子伯二三八〇號，開元廿七年（七三九）二月一日道士馮□瓊、常乘雲、何思遠校寫本之「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

也。』又「老子曰：『衡之於左右。』」又如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李善注：「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本老子二十九章脫「不可執也」一句四字。然則文子一書之加添「老子曰」字樣，蓋自開元年間始矣。此與前文所引之舊唐書禮儀志，可互參證。自此以還，文子一書，除由文子與他人問答者外，其餘無不加以「老子曰」矣。

然亦有明徵其詞，而心知其意，雖用文子之文，却不道文子之名，而直稱爲黃帝曰或老子曰者。鹽鐵論本議篇：「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今老子無此文，而見於文子自然篇，曰：「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此即鹽鐵論之所本也。又如淮南子繆稱篇：「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又泰族篇：「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此文也，見於文子符言篇，作「道曰」云云，徐靈府注：「道曰，道君也。」又見於上仁篇，作「道之言曰」，「道君」當指老君。此文也，又見於呂氏春秋應同篇，其文曰：「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然吾以爲淮南此文，仍當本之文子，而非出於呂氏；換言之，正可說明，在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以撰述時，黃老之學已流傳於世，故得據所聞以立言也。又如文子上仁篇：「貴以身治天下，所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其在淮南子道應篇則作「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此則見於今本老子十三章。上仁篇又曰：「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其在淮南子道應篇則作「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此則見於今本老子二十章。乃見於道德五千言之可考見者。至若列子天瑞篇：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今案：『谷神不死』六句二十六字，見今本老子六章，林希逸冲虛至德真經虞齋口義一：「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者，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案：林氏不知列子所引黃帝書，乃晉人所傳之黃老家言，故其持論如此。至若「故生物者不生」以下云云，即實黃老家之言也。又天瑞篇：「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今案：文子九守篇：「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淮南子精神篇：「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斯文也，列子以爲黃帝言，即謂晉代治黃老學者所依託以爲黃帝之言也。又如文選東廣微補亡詩李善注：「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今案：此文見文子九守篇：「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淮南子精神篇：「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而李善注引作老子者，即以文子爲治黃老學者之言，故稱爲老子也。必須了然於此，認識到在黃老之學崛起和發展過程中，出現有兩個老子，一爲關尹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一則爲黃老學者所依託之老子，然後去讀老子、讀文子、讀淮南子，庶幾大通無礙，毫髮無遺憾也。如不然者，有若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所言：「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甯爲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二六）。」彼慧通者，既有所宥，復昧探原，乃亦侈言祛惑乎？真匪夷所思矣！至如顧觀光之流，不知妄說，乃肆言「老子自引己書，何不檢點至此（二七）」！等之自鄙，何足譏矣！



如上來所論列，自古在昔，分明有兩個老子之存在，一者道原，一者緒餘，從可知矣。杜道堅玄經原旨發揮下章句章十一（二八）：「自章句著而注者出焉。然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爲漢老子，晉人注者爲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爲唐老子、宋老子。」其言致爲精闢，非洞悉於黃老學之流變者，不能道其隻字，而其說適爲余所昌言之兩個老子說導夫先路，然則兩個老子說，非予一人之私言，乃今古人之所共識也。

予嘗謂黃老之學，萌芽於戰國，特至漢初，始有治黃老之學者最錄而筆之於書，是爲文子。韓非子內儲說上篇：「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文廷式曰：「此文子殆即老子弟子。」（純常子枝語十六）器案：利器之說，見老子三十六章：「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八說篇：「先聖有言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尋荀子正論篇：「是規磨之說也。」楊倞注：「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案：文子此文見上德篇：「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而韓子以爲先聖之言，實即黃老學者所依託之言也。然則黃老學者之言，在戰國已流傳於世，故韓子得聞而述之，且仰承之緒餘，發揮而爲解老、喻老二篇。爰至文子始博采而類聚之耳。考文子微明篇用老子五十四章「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作「修之國，其德乃豐」，此避劉邦諱也。又九守篇：「聖人保冲氣（二九），不敢自滿。」又微明篇：「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此俱用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以盈爲滿，此避漢惠帝劉盈諱也。然則文子之成書，其在漢惠帝之時乎。因是，故其

時，自漢文帝、竇太后無不好黃老之言，一世風靡，今試就史記言之：外戚世家：「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寶，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二〇）。」陳丞相世家：「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老子韓非列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案：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得其本旨。」今案：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耳。孟子荀卿列傳：「慎到，趙人。田駢（三）、接子，齊人。環淵（三三）、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樂毅列傳：「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巨公（三三），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巨公學黃帝、老子。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鼂錯列傳：「鄧公，成固人也，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張釋之列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田叔列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二四）。』」其在漢書（二五），藝文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本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案：見荀子正論篇，稱子宋子曰，天論篇、非十二子篇作宋子，即非十二子篇之宋鉞也，楊倞注：「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案：莊子天下篇亦作宋鉞，釋文：「音形。徐胡泠反。郭音堅。」孟子，見告子篇。又案：莊子逍遙遊篇、韓非子顯學篇作宋榮子，鉞、輕、榮，古音在十一部，通用。又名家：「尹

文子一篇。」本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顏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尋容齋續筆十四：「劉歆曰：『其（尹文子）學本於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山陰仲長氏撰尹文子序謂：「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豈即出於向歆父子之別錄、七略乎？何藝文志本注之未嘗一言及此也？又楚元王傳：「少修黃老術，有智略。」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案禮樂志亦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楊雄傳上亦云：「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案：文子上德篇：「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文又見淮南子說林篇：「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仲舒當即本之文子，以文子之成書當漢惠帝時，而仲舒之對策在漢武帝初，中間歷惠文景三世，故謂之「古人有言」也。又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學黃老之術。」報祁侯書曰：「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爲魂』云云。」案：淮南子精神篇：「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列子天瑞篇：「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楊王孫、淮南子即據黃老家言爲說，故楊王孫謂之「吾聞之」，而列子則直指爲「黃帝曰」也。其在後漢，則後漢書逸民矯慎傳：「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汝南吳蒼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李賢注：「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二六）。』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二七）。』又曰：『理大國若

烹小鮮〔二八〕。』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二九〕。』則以老子爲黃老之言也。王充論衡自然篇：『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定賢篇：『恬愴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對作篇：『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王充揭示黃老學之指歸爲恬愴無爲，而以一己之撰論衡，明其不違負黃老之教，其好黃老之術，有如是。徐幹中論脩本篇：『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而不遂；至德之榮，何往而不成。』』案：文子九守篇：『能知大貴，何往不遂。』淮南子精神篇：『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則徐幹中論所引古語，即黃老之說，與董仲舒之稱文子爲古人之言，其歸一也。而今本文子及淮南子則俱失却「至德之榮，何往而不成」一層意義矣。太平御覽四五九引諸葛亮誠子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案：文子上仁篇：『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淮南子主術篇：『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則諸葛亮即引文子之言以明志也〔三〇〕。韓愈之撰原道及讀荀子二文也，櫟括有漢一代政治思想，而以一言蔽之曰：『黃老於漢。』誠哉斯言也。

馬驢曰：『文子一書，爲淮南鴻烈解擷取殆盡。彼浩淼，此精微〔三一〕。』可謂要言不繁也，惟大而無當，不足以饜人意，今試條略而舉其大者言之〔三二〕。淮南子於文子之加工，太上，彌縫其闕，使之無懈可

擊。如精誠篇名可強立功可強成章云：「此謂名可強立也。」未就「功可強成」作出回繳。淮南子修務篇乃作「此所謂名可彊立者」，繼言「此功之可彊成者也」，雙起雙收，則毫髮無遺憾矣。其次，敷演爲甲乙問答之詞，使條理更加縝密。如上德篇道以无有爲體章「視之不見其形」云云（三三），淮南子說山篇則增益爲魂與魄問答之詞。又如微明篇道可以弱可以強章，淮南子道應篇則增益爲泰清與無窮、無爲三家對話（三四）。回環往復，以見旨歸，因明白矣。又其次，參考他書而加以修改者。如道原篇孔子問道章：「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云云，淮南子道應篇據莊子知北遊篇改爲「齧缺問道於被衣曰」云云，較之「孔子問道老子曰」云云，更爲犁然有當於人心也。又其次，舉真人真事以實之，而義據兼賅矣。如文子精誠篇：「聖人所以爲師也。……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其積至於淫佚之難。」淮南子主術篇則作「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其漸至於崔杼之亂，……其積至昭奇之難」。又如精誠篇：「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求諸己也。」淮南子繆稱篇作「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又如上德篇：「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淮南子繆稱篇作「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而不能以智不知也」。又如上義篇：「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則姦邪可止。」淮南子主術篇作「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姦止矣」。又如上義篇：「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淮南子汜論篇則作「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

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又如上禮篇：「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之初作樂也，……其作書也，……其作圉也，……其上賢也」云云，淮南子泰族篇作「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夔之初作樂也，……蒼頡之初作書，……湯之初作囿也，……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云云。此皆舉真人真事以爲說，足以爲論世知人之一助。更有引詩爲證，以明天人之相通者。精誠篇：「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淮南子泰族篇作「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三五）。』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三六）。』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諸如此者，踵事而增華，觸類而長之，可謂義據兼賅者也。王充論衡藝增篇曰：「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惚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淮南子有焉。至如道德篇：「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淮南子汜論篇作「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尋韓非子說林下：「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字衍，孫詒讓以爲「惑爲或」，非也。淮南以此爲周書之言，與韓非子同，此非特文子起於戰國之一證也，亦有以見淮南子對於文子所作「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功爲不可沒也。故余以爲淮南子爲文子之疏義者，此其一隅耳。外此其餘，仍當亟須指出

者，厥惟淮南子竄改文子之文而以爲楚語也。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又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此孟子所以有「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篇下）之說也。淮南子一書之大改寫文子之文爲楚語，職是之故也。荀子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此之謂也。故如文子道原篇：「其兵鈍而無刃。」淮南子齊俗篇改爲「其兵戈銖而無刃」，許慎注：「楚人謂刃頓爲銖。」案：說文「銖」下無鈍義，「銅」下云：「鈍也。」周、朱古聲通，周禮春官甸祝「禡馬」，鄭玄注：「禡，讀如伏誅之誅。」釋文：「禡音誅。」廣雅釋詁：「銅、銖，鈍也。」王念孫疏證：「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朱與銖通。」案：「朱愚」即侏儒也。又精誠篇：「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淮南子主術篇改爲「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高誘注：「堞，塵塵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案：說山篇：「上食晞堞。」高誘注：「堞，土塵也，楚人謂之堞。」又如上德篇：「腐鼠在阼，燒薰於堂。」淮南子說林篇作「腐鼠在壇，燒薰於宮」，高誘注：「楚人謂中庭爲壇。」又如上禮篇：「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爲塵垢矣。」淮南子精神篇改爲「知冬日之箒，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爲塵埃矣」，高誘注：「箒，扇也。楚人謂扇爲箒。」案：淮南子俶真篇：「冬日不用箒。」亦是用楚語也。至如上義篇：「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淮南子汜論篇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則以淮南厲王名長，故諱長爲修也。此尤爲淮南子竄改文子之的證。不特此也，其見於左襄二十四年、國語鄭語及漢書古今人表之豕韋氏，而在莊子大宗師篇、知北遊篇、外物篇則作豨韋氏矣。莊子大宗師篇釋文：「豨，李音豕。」抑不僅此也，左定四年：「申包胥曰：

『吳爲封豕長蛇。』楚辭天問篇：「封豨是歟。」洪興祖補注：「豨，虛豈切，方言云：『猪，南楚謂之豨。』」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皆爲民害，堯使羿斷脩蛇，禽封豨。」今案：方言見卷八，淮南見本經篇，高誘注：「楚人謂豕爲豨也。」文心雕龍聲律篇：「楚辭辭楚。」此亦「楚人安楚」之一證，而爲楚文化之體現於方言者也。

今茲予之撰此序言也，以文子本書之問題較多，生恐言之無物，不賅不備，故爾上下求索，左右采獲，冀有以得其本真，不自知其言之不可已也；今且提要鉤玄而略出之，不知能達要言不繁之目的否也。

戰國之末，已流傳有黃老家所依託之老子，與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顯爲二人，一者道原，一者緒餘，故予倡爲兩個老子之說。

黃老之學，最初十口相傳，後乃殺青繕寫，當在漢惠帝之世，其說盛行於兩漢，故韓愈有「黃老於漢」之說。

杜道堅謂：「文子，道德之疏義。」予亦謂：「淮南，文子之疏義也。」故於淮南子之衍繹者，掇拾不遺餘力，且進而指出其以楚之方言點竄文子，帶有濃厚之地方色彩，則淮南子爲文子之疏義，不待辯而自明矣。

文子舊有張湛、李暹注，已不可復得。今傳世者莫先於默希子之通玄真經注，其書，宋代刊行者，今所見有二本，而錯簡誤字頗多，不可卒讀，今乃以道藏本通玄真經默希子注爲底本，而爲之疏義焉。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曉傳老人識時年八十有四。

〔一〕宋黃善夫本史記老子伯夷列傳第一正義：「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奉勅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

〔二〕今作洞靈真人。

〔三〕今作洞靈真經。

〔四〕以上據舊唐書禮儀志四。

〔五〕以上據通典十七選舉五雜論議中。

〔六〕默希子天台山記：「以元和十年（八一五）自衡岳移居台嶺，定室方瀛。」雲笈七籤二七三十六小洞天：「十八，華蓋山洞，周迴四十里，名曰容成大玉天，在温州永嘉縣，仙人羊公修治之。」

〔七〕原鐵琴銅劍樓藏。

〔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正統道藏第二八冊頁二二三下、二九四上注、三〇一下避「匡」字諱，二九〇上注避「恒」字諱。

〔九〕此書已於「文化大革命」中被劫持以去矣。若四庫全書所著錄者僅六卷耳，並無此文。

〔一〇〕劉向所校讐之書，自稱新書。

〔一一〕見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一二〕如卷二精誠篇冬日之陽章、心之精章以及聖人之從事章等。

- 〔三〕 見今本下德篇。
- 〔四〕 見今本下德篇。
- 〔五〕 原作「芒昧」，今從畢沅校本。
- 〔六〕 弘明集七。
- 〔七〕 見道原篇聖人忘乎治人章。
- 〔八〕 道藏彼字十號。杜道堅號南谷子，通玄真經續義即其所撰。
- 〔九〕 從雲笈七籤九一引。
- 〔一〇〕 又見武安侯傳及儒林傳。
- 〔一一〕 呂氏春秋不二篇作陳駢。
- 〔一二〕 藝文志作蝟子。
- 〔一三〕 本作「臣公」，從集解、索隱、正義說校改，下同。
- 〔一四〕 儒林傳有黃生，無「好黃老之術」之言。
- 〔一五〕 已見於史記者不錄。
- 〔一六〕 十六章。
- 〔一七〕 二十一章。
- 〔一八〕 六十章。
- 〔一九〕 十章。

〔三〇〕 往者，器撰試論諸葛亮的政治思想（見曉傳書齋文史論集頁一七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初版），以爲「文子此文，實從淮南子抄襲而來」，翻其反矣，亟當改正。

〔三一〕 繹史八三。

〔三二〕 白虎通瑞贄篇：「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三三〕 「无有」二字，原作「有无」，從淮南子乙正。

〔三四〕 又見莊子知北遊篇。

〔三五〕 詩周頌時邁「嶠」作「喬」。

〔三六〕 詩小雅正月。

## 通玄真經序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

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二〕，著書一十二篇〔三〕。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三〕，范蠡師之〔四〕。」姓

辛名妍〔五〕，字文子，蔡丘濮上人〔六〕，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七〕，

曰：「聞子得道於老君〔八〕，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九〕？」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一〇〕，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一一〕。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爲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一二〕，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

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一三〕。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剴心焉〔一四〕。

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一五〕，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

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

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一六〕，考室華蓋之前〔一七〕，迨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一八〕，今未能拱默〔一九〕，強爲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二〇〕。默希子序〔三一〕。

〔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文子九篇。」本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意林一：「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即用漢志本注之說也。

〔二〕案：漢志，文子九篇。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文子十二卷。」注：「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意林，文子十二卷。兩唐志子部道家俱云：「文子十二卷。」柳宗元辨文子云：「文子書十二篇。」是文子十二卷本隋唐時已成定本。羣書治要三十五引用文子，自道原篇以下凡五十條，其篇章次第與今本合，蓋亦據十二卷本也。尋唐釋法琳辨正論八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則先隋文子傳本有九篇、十卷、十一卷之分，其定爲十二卷，如今本所傳者，蓋自隋代始也。

〔三〕史記貨殖列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之。』索隱：「計然，韋昭云：『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徐廣亦以爲范蠡之師名研，所謂研桑心計也。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晉之公子，南遊越，范蠡事之。』

〔容齋續筆十六〕：「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謂暹爲北魏人。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今案：倪、研同是疑母，謂之聲近是也。是文子姓辛，自來殆無異說，而高似孫子略謂姓章，通志氏族略謂姓宰，皆字形之誤也。而陸靜修謂「文子文陽所撰」蓋以文爲姓，此嚮壁虛造之言耳，不足致詰也。

〔四〕史記集解引范子：「計然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之。」蕭大園謂「陶朱成術於辛文」（北史及北周書蕭大園傳），謂范蠡師事文子，因有范子之作也。尋意林既先收入文子凡三十餘條，後乃收入范子三條，並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是文子自文子，范子自范子，文子爲黃老家言，范子爲陰陽曆數家言，區以別矣。而蔡謨乃謂「計然爲蠡所著書篇名」，容齋續筆十六已斥言其非矣，而世仍有沿襲其誤者，等之自鄙，可無譏也。

〔五〕于大成曰：「說郭本『研』，史記貨殖傳集解作『研』。」案：漢書叙傳答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研，古之善計也。」師古曰：「研，計研，一曰計倪，亦曰計然。」蔡邕隸勢：「研桑所不能計。」史記集解引諺「研桑心計」，字俱作「研」。

〔六〕于大成曰：「說郭本『蔡』作『葵』，與史記集解合。」案：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序：「姓辛氏，名研，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名宋研。」道藏雲字十一號玄元十圖序亦云「葵丘濮上人」。案左僖九年經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據此，則葵丘爲宋地，濮上蓋屬於葵丘一聚落也。史稱管仲穎上人，穎上、濮上，義相比也。又案：荀子非十二子篇、莊子天下篇俱有宋研，此另一人，杜道堅以爲即辛研，非是。

〔七〕于大成曰：「事見道德篇。」案：徐靈府注：「平王，周平王也。」道藏與字六號宋謝守灝混元聖紀六作「周平王問」，案漢志本注己言「周平王問」矣。玄元十圖序作「楚平王問」。

〔八〕于大成曰：「案：說郭本作老子，道德篇作老聃。案：後漢書孔融傳：『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老君之稱，始見於此。通鑑唐紀二十四，中宗神龍元年二月甲寅，『老君爲玄元皇帝』，注云：『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稱老君。』故藏經中多稱老君。如本書九守篇，諸凡『老子』，雲笈七籤皆改稱『老君』。」案：混元聖紀六、玄元十圖序作「老聃」，道藏閏字十號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作「老君」。

〔九〕于大成曰：「案：道德篇『能庸』字倒，倒者是。」案：混聖紀六作「其庸能乎」。

〔一〇〕于大成曰：「說郭本『德』下有『者』字，與道德篇合。」案：玄元十圖序作「夫道德匡邪以爲正」，無「者」字。又案：敦煌卷子伯二七六八號、太平御覽四百三引及玄元十圖序俱作「匡邪以爲正」，與此序合。今本「邪」作「衰」，當爲「衰」字形近之誤。

〔一一〕玄元十圖序「亡」作「殃」。

〔一二〕老子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一三〕于大成曰：「以上文準之，『而』當作『雖』。」案：本書九守篇：「輕天下，即神無累。」

〔一四〕莊子天地篇：「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玄英疏：「刳，去也，洒也。」列子黃帝篇：「子夏曰：『刳心去智。』」

〔二五〕案：十有一葉，謂憲宗李純也。

〔二六〕默希子天台山記：「以元和十年（八一五）自衡岳移居台嶺，定室方瀛，至寶曆初歲（八二五），已逾再閏，修真之暇，聊採經誥，以述斯記，用彰靈焉。」則徐靈府之天台山記成於唐敬宗寶曆元年也。

〔二七〕雲笈七籤二十七三十六小洞天：「十八，華蓋山洞，周迴四十里，名曰容成大玉天，在温州永嘉縣，仙人羊公修治之。」

〔二八〕老子十四章：「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二九〕此明自號默希子之故也。資治通鑑漢紀胡三省注：「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也。」

〔三〇〕于大成曰：「說郭本『以自』作『自以』。」

〔三一〕案：道藏非字一號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序：「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修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則默希子作通玄真經注，在唐玄宗時也。陸心源唐文拾遺五〇載徐靈府天台山記，爲之小傳曰：「靈府，錢塘人，方瀛觀道士，頻詔不起，號默希子，著列子注。」案：列子注當作文子注。陸氏收入徐靈府天台山記，未及通玄真經序，蓋爾時陸氏未得見道藏，致有此失誤，此時地爲之，不足爲陸氏病也。



# 目錄

文子疏義序	王利器	一
通玄真經序	默希子	一
卷第一 道原		一
卷第二 精誠		六〇
卷第三 九守		一一〇
卷第四 符言		一七五
卷第五 道德		二二八
卷第六 上德		二五七
卷第七 微明		三〇四
卷第八 自然		三四四
卷第九 下德		三八一
卷第十 上仁		四三〇
卷第十一 上義		四六三

卷第十二 上禮 ..... 五〇四

# 文子疏義卷第一

道原〔一〕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蟻而朗照，裂愛網於通津，遂使性隨物遷，

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真，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先天地生〔二〕。首出庶物。惟象无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擬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三〕，寂寥淡漠〔四〕，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五〕。非聲可聞，非色可觀。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六〕。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真號，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七〕，既无形象可觀，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稟受无形〔八〕，原流泔泔，音骨〔九〕。冲而不盈〔一〇〕，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虚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泔泔，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一一〕。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施之无窮，无所朝夕〔一二〕。博施无窮〔一三〕，豈止旦莫。卷之不盈一握〔一四〕，卷之乃有物，握之乃无形。約而能張，幽而能明〔一五〕，柔而能剛〔一六〕，含陰吐陽，而章三光〔一七〕。言之幽闔，明齊

三景。言之柔彘，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二八〕。高山深淵，麟遊鳳翥，宿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二九〕。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三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一〕，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二〕。三皇：伏犧，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无廢〔三三〕。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三四〕，雷聲雨降，竝應无窮〔三五〕。天運，動也。地帶，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蕃萬物，應變无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三六〕。修真慎行，所謂琢磨，絕待虛擬，自然復樸。无爲爲之而合乎生死〔三七〕，大道无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无爲言之，而通乎德〔三八〕。恬愉无矜，而得乎和〔三九〕。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使乎生〔四〇〕。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三一〕，節四時，調五行〔三三〕，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以察人情，俾兇慝不作，以至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三三〕，音讀。道之行，各遂生成，無相殘害。父无喪子之憂，兄无哭弟之哀〔三四〕，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无天枉也。婦人不孀〔三五〕，皆得相保。虹蜺不見，邪氣自匿。盜賊不行〔三六〕，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三七〕。言上數者，皆聖人亨毒之所致也。天

常之道〔三八〕，生化無窮。生物而不有〔三九〕，成化而不宰〔四〇〕，不有之有，而妙有存焉〔四一〕。不宰之宰，而真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四二〕。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四三〕，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四四〕。畜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四五〕。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恍之間，應用無窮，窈冥之際，變化無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無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四六〕。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四七〕。屈伸從時。

〔二〕 敦煌卷子伯二四五六號大道通玄要卷一道品文子道元第一。案：「原」、「元」古通。春秋繁露重政篇：「『元』猶原也。」漢書薛宣傳注：「『原』謂尋其本也。」

〔三〕 于大成曰：「二句，老子二十五章文。」

〔三〕 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郭注：「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

〔四〕 莊子天道篇：「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五〕 莊子天地篇：「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又天運篇：「故有炎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六〕 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七〕淮南子原道篇：「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高誘注：「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

〔八〕原道篇：「包裹天地，稟授無形。」高誘注：「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九〕道藏通玄真經續義釋音卷一道原篇：「洙，音汨。流通之貌。」案：說文水部：「洙，水兒。讀若窰。」段注：「廣韻曰：『水出兒。』文子曰：『原流洙洙，冲而不盈。』」又案：原道篇作「混混滑滑」高誘注：「滑讀曰骨。」雲笈七籤一引淮南作「汨汨」，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段注：「天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王云：「汨，治也。鴻，大水也。」引伸之，凡治皆謂汨。書序「汨作」，汨，治也。「汨」本訓亂，如亂之訓治，故洪範「汨陳其五行」，汨，亂也。上文澗訓濁，而釋詁云：「澗，治也。」郭景純云：「澗，汨同。」器案：書舜典「作汨作」，釋文：「音骨。」又洪範「汨陳其五行」，釋文：「工忽反。」莊子達生篇「與汨偕出」，釋文：「胡忽反。」司馬云：「涌波也。」郭云：「回伏而涌出者汨也。」爾雅釋詁「澗，治也」，釋文：「郭古沒反，又胡忽反。」世或作「汨」，尋說文「汨」下云：「汨，長沙汨羅淵也。從冥省聲。」則「汨」非從日月之日，而爲冥省聲也。

〔一〇〕原道篇：「原流泉沄，冲而徐盈。」高誘注：「原，泉之所自出也。沄，湧也。冲，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案：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

用之。』段注：「邶風：『其虛其邪。』毛曰：『虛，虛也。』是其義也。謂此『虛』字乃虛中之虛也。虛字今作『冲』，水部曰：『冲，涌繇也。』則作『冲』，非也。『冲』行而『虛』廢矣。」

〔二〕原道篇：「濁而徐清。」

〔三〕原道篇：「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

〔三〕「无」原誤「而」，景宋本、景刻宋本作「无」，今據改正。原道篇：「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四〕「卷」原作「表」，注同。淮南子作「卷」，與「舒」對文，義勝，今據改正。原道篇：「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

一握。」高誘注：「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上下四方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案：高誘釋六合，本淮南子時則篇。

〔五〕原道篇：「約而能張，幽而能明。」高誘注：「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

〔六〕原道篇：「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高誘注：「道之性也。」案：據淮南子，此文「柔而能剛」上脫「弱而能強」四字，此皆相儷爲文也。

〔七〕原道篇：「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注：「三光，日月星。」

〔八〕原道篇：「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高誘注：「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

〔二九〕俞樾曰：「『退』當作『後』。」王叔岷曰：「案：俞說是也。據注，則正文『退』本作『後』矣。」于大成曰：「退字不誤。本書道德篇曰：『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尊則卑，退則先。』此注云：『自後而人先也。』正用『退者所以自後也』文。『以退取先』，即『退則先』之意。又上仁篇：『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今本句首衍『進』字，『退』下奪『而』字）又：『夫道，退故能先。』並以退以先對文，安見『退與先，不對』也？」器案：道藏過字一號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一天長地久章第七：「後其時而身先。」後其時」下注：「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後以自安。』」而身先」下注：「通玄經曰：『退則故能先，此天地之所成也，以退取先矣。』」言退與後之相因，因明白矣。

〔三〇〕于大成曰：「案：淮南原道篇作『泰古二皇』，高注云：『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器案：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淮南子：「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注：「二皇：伏羲、神農也。」尋潛夫論五德志：「世言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其一或曰燧人，（尚書大傳、禮含文嘉）或曰祝融，（禮謚號記）或曰女媧，（春秋運斗樞）其是與非，未可知也。」呂氏春秋用衆篇高誘注：「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蓋亦本春秋緯為說：太平御覽七十七引許慎注作「庖犧、神農」，「伏」之作「庖」，此許高二注之異同也。

〔三一〕原道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莊子達生篇：「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成玄英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二〕原道篇：「神與化游，以撫四方。」高誘注：「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曰：「『撫』讀為撫，說文中



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帳於六合。」高誘注曰：「帳，覆也。」「撫」、「帳」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三三〕原道篇：「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高誘注：「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

〔三四〕原道篇：「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高誘注：「應，當也。」此奪「事無不應」四字。「蒸」、「應」叶韻。

〔三五〕原道篇：「雷聲雨降，竝應無窮。」高誘注：「窮，已也。」案：「降」、「窮」叶韻。

〔三六〕原道篇：「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案：莊子山木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又應帝王篇：「彫琢復朴。」說苑談叢篇：「已雕已琢，還反於樸。」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老子二十八章：「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三七〕顧觀光曰：「此句不可解。原道訓作『合乎道』，與下『通乎德』對文。」于大成曰：「案：朱弁本正作『合乎道』，與淮南子合。又案：莊子天地篇云：『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乃淮南所本，『天』亦當作『道』。詳王叔岷先生莊子校釋。」

〔三八〕原道篇：「無爲言之，而通乎德。」高誘注：「言二三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自合於道也，無爲言之也，而適自通於德也。」向宗魯先生曰：「『二三』當作『二皇』，見上文。」